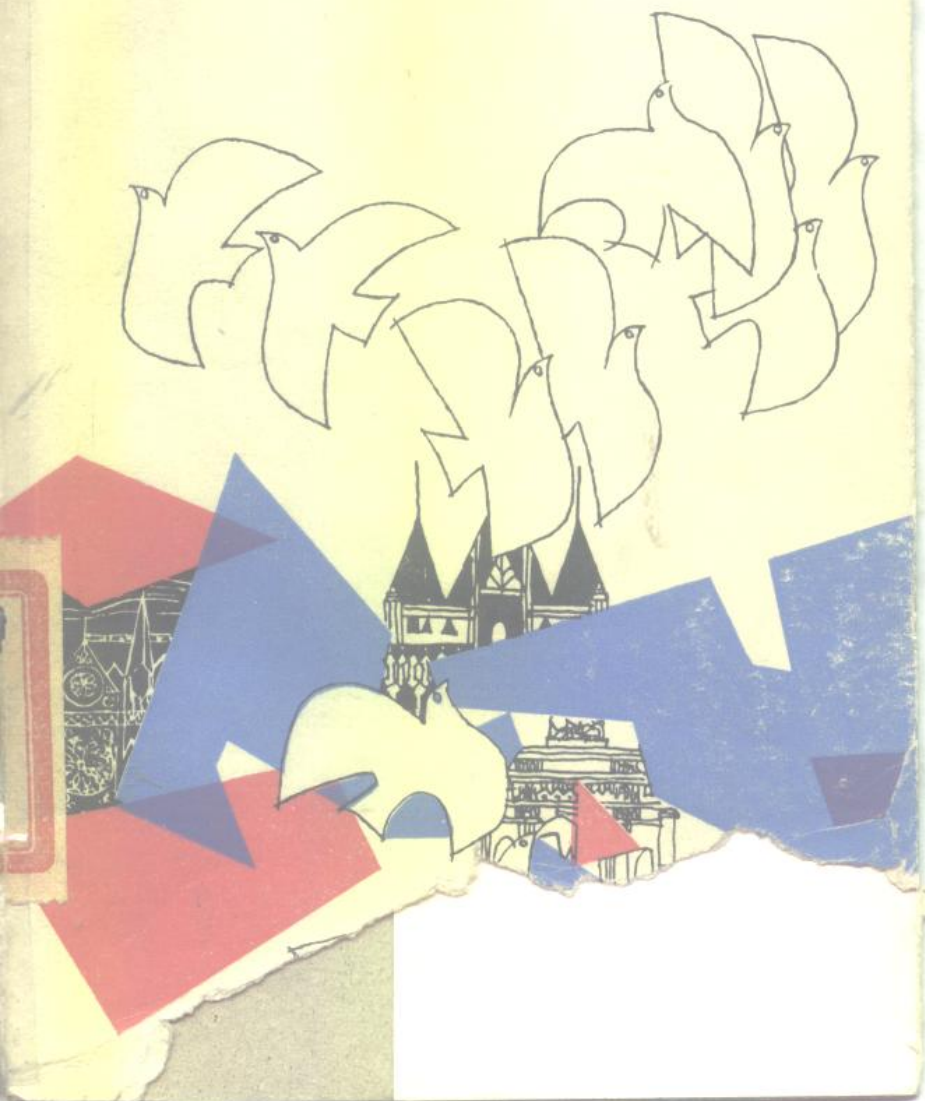


柳鸣九

巴黎散记

BALI SAN JI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黎散记

柳鸣九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东远

封面设计：袁银昌

巴 黎 散 记

柳 鸣 九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875 插页 6 字数 110,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书号：10078·3460 定价：1.00元



中国学者在巴黎公社墙前



卢浮宫前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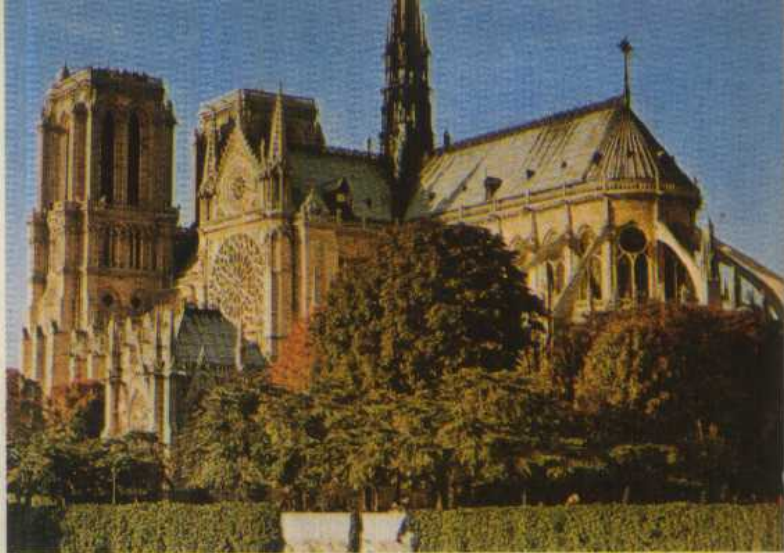
卢瓦河上的宫堡



雨果故居入口口



巴黎圣母院



拉伯雷故居





巴尔扎克室内的用具

罗丹雕塑博物馆的庭院



目 录

前言.....	1
一、卢瓦河之行.....	3
二、沿着巴尔扎克走过的路.....	26
——在沙希巴尔扎克故居	
三、畅饮希龙的红葡萄酒.....	40
——在拉伯雷的故乡	
四、谒巴黎公社墙.....	53
五、沃子爵堡纪游.....	68
六、在法兰西文学的“圣地”上.....	79
——访“巴尔扎克之家”	

七、在雨果故居·····	89
八、巴黎圣母院，历史的见证·····	107
九、在“人类文明的摇篮”里得到的启示··	129
——一访卢浮宫	
十、大理石前的思索·····	143
——二访卢浮宫	
十一、在“葡萄园”里·····	161
——三访卢浮宫	
十二、走向浪漫主义的高峰·····	186
——四访卢浮宫	
十三、漫步在“思想者”的庭院里·····	209
——访罗丹雕塑博物馆	
十四、我所见到的杂色的文化及其他····	229
——蓬皮杜文化中心与圣但尼斯街	

前 言

这个集子与此前出版的另一个集子《巴黎对话录》，是我一九八一年在法国三个月学术考察的两份“报告”。那次学术考察的主要目的，原是为写《法国文学史》第三卷搜集资料，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有这两个副产品。“对话录”是记叙我在巴黎时与法国文化界人士的交往、谈话以及我的一些有关随想；“散记”则是记叙我在巴黎一些胜地的见闻与感受。

巴黎生活广阔得象一片海洋，我不过在这海洋小小的一角里浮游了短暂的一阵子，见闻自然有限，而我写出来的，又比我见到的更少更少。每当我回想起庄严肃穆的伟人祠、明媚如

画的卢森堡公园、宏伟壮观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荒僻幽静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蕴藏着丰富历史内容的枫丹白露、鞭爆声中欢度除夕的凯旋门，以及变化无穷、足以产生一本新《恶之花》的巴黎街景……我就深感这本书内容之单薄、色彩之单调。

需略作说明的是，《巴黎对话录》中一些文章在《读书》等杂志上发表时，曾以《巴黎鳞爪》为其总标题，后来另行归类成“对话录”；而本集中的部分文章在《文汇》等刊物上发表时，又曾被编者冠以《法兰西游踪》的总称，如今则以《巴黎散记》之名结集。虽“对话录”和“散记”均为鱼目，彼此互无混珠之嫌，但为避免在读者中鱼目互混，兹作说明如上。

柳 鸣 九

1983年3月于北京

一、卢瓦河之行

刚到巴黎的第二天，外交部文化技术司接待办公室的负责人马第维先生就告诉我们，除了我们所希望安排的日程外，外交部还将招待我们作一些旅行参观，其中有一项是参观卢瓦河上的古堡。

卢瓦河上的古堡林立，我早已闻名，它们是法国最古老的一批文物，不仅以其优美的风景、古老的建筑，吸引着法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而且以它们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和传说，引起人们的遐思。

十月十六日下午，我们在午夜出版社会见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罗伯—葛利叶。会谈还只进行了一半，谈得正热烈的时候，马第维先生来接我们了。按照他的计划，在会见以后，他带我们到离巴黎将近二百公里的昂布瓦斯城用晚餐，并在那里休息；第二天和第三天以昂布瓦斯为基地，来往于卢瓦河流域的古堡之间进行旅行参观，因为，昂布瓦斯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在古堡区的中心。

会见完毕已是傍晚时分，街上的商店灯火辉煌，络绎不绝的汽车在纵横的道路上用车灯织成了光的罗网，今天的巴黎之夜格外光亮，热闹熙攘，原来是一个周末，人流从办公室、事务所、公寓里倾泻出来，奔赴各自的娱乐场所和度假的休息处。

马第维先生一边和我谈论新小说派，一边驾车穿过了巴黎迷宫般的街道，到了驶往外省的高速公路上。我继续向他谈我对新小说派的看法，但突然发现时速表上的指针指着160，加缪^①的名字在我脑海一闪而过，于是，我赶紧中止了谈话，好让马第维先生精神集中。

① 加缪，法国著名作家，死于车祸。

马第维先生正在施展他赛车般的技巧，我耳边一直响着汽车风驰电掣所发出的咝咝声，近乎在飞机中的感觉。窗外道路两旁是黑沉沉的，飞闪而过的树丛和草坡，在幻视中就象一阵阵飘逝的轻烟。在那后面，则是向后方移动着的远处的一片片灯光。前方，高速公路侧道上行驶着的一辆十二轮大货车和各式各样的小轿车，也象静止在路旁一样，一一被马第维先生超过。车灯照处，路面上白色的路标似乎是一领看不到尽头的串珠，不断朝车身射来，又都全部被吞没在车底……

车行一个多小时，最后停在一幢灯光柔暗的村舍旁，这幢建筑前面有一个极为漂亮的小花园，昏暗中我只感到一片翠绿和在翠绿深处闪闪发光的白色雕像和红红的花簇。在一个树梢头，挂着一块陈旧而不加修饰的牌子，上面用花体法文写着：“大老爷饭店”。

“马第维先生，我对您刚才的办事速度感到惊奇，它再一次证明了您的工作效率。”我指的是他在我们到达巴黎后安排我们的事务所显示的效率。

“不，我只是急于解决我们的肚子问题。”马

第维先生幽默地表示谦虚，“由于您不止一次提到我们的效率，我想告诉您，自从一九六八年那次小小的‘革命’以后，我们的效率远远不如以前了。”

说着，他引我们进了“大老爷”。这是一个按乡村风味布置的高级餐馆，房间格式、桌椅式样以及壁画和音乐，都在村野的气息之中，又显出了某种精致。落座后，我环视了四周，客气地发表了一点感想：

“在法国，一切都很精致，似乎精致是法兰西的风格。”我用手指着周围，实际上我说的不仅是这家餐馆，而且是指法国的房舍建筑、服装式样、机器装备、器具包装、谈吐趣味，等等。

马第维先生同意我的看法：“法国的一切的确精致，法国人经常能想出各种巧妙的主意，但是，现在却只能搞出一些小名堂、小玩意来，而造就不了大的事情。比起美国、西德和日本，就是如此。”

我知道马第维先生主要是指工业技术而言。这时，我联想到在法国看到的市容，也颇有同感。在巴黎，巨型的建筑和高楼远远不及美国多，大的超级市场的数量也明显比美国少，而

布置精巧的小家店铺则象汪洋大海一样淹没了巴黎。同样，房舍家园也是一片“小家小户”的风光。很多屋舍前，只有十几平方米、甚至只有几平方米的空地，栅栏一般宽不及十尺，高也不过两三尺。那些房舍都象五彩的儿童积木一样，千变万化，各异其趣；那些小小的空地都显示了主人修饰的趣味和匠心，有的是红绿相间的苗圃，有的是色彩缤纷的花坛。即使是一条小径，也曲折有致，地面的石块，都呈各种线条或图形。法国人就是这样善于在各自小小的空间里，把生活安排得十分讲究、精美。“法国是一个小农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我想起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历史的基调在现代化生活中仍然发出了它的变奏？

“不过，你们有历史，有丰富的历史。精致的风格和悠长的文化历史是分不开的，是吧！”

马第维先生同意了我这个看法，既出于对法国的自豪，也出于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尊重。

我们的话题从一个转换到另一个，就象侍者不断送上来的汤、主菜、点心、冰淇淋和水果一样地变化。当那两个戴着眼镜、相貌俊美的青年侍者以优雅、文明而娴熟的动作和姿式，

为我们更换刀叉、进酒上菜的时候，我以他们为例，向马第维先生询问起法国青年就业的情况。

“相当难。”他这样说。据他讲，这类青年侍者很多都是“学徒”。在学技期间，老板只给他们饭吃，此外每月只发给几百法郎的工资（几百法郎，这是少得多么可怜的数目！在巴黎只够买十本中等价格的书）。在校的青年，都必须努力奋斗，以便将来获得较好的职业。即使是马第维先生，他还要到大学去念学位。他告诉我，从下个星期一开始，他就要过这样紧张的生活：早晨，坐一个钟头的汽车或地铁去上班；中午只喝一杯咖啡或吃少量的点心，然后继续进行工作；晚饭后，他就要上大学去听课或上图书馆……

整个一顿晚餐几乎占用了两个多小时。饭后，汽车在走了一段不太长的路以后，开进了昂布瓦斯城根一个巨大的院落，院墙上用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标语一般大的字体写着：“舒瓦瑟依爵爷旅馆”，字后附有四个拳头般大的五角星。经过了一个异常宽敞、布置得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的大客厅，马第维先生和侍者带我进了一套豪华的全是路易十四时代式样家具和陈